

民初倒袁歷史人物：

是非功過說陳宦

耿 心

陳宦先生字二庵，鄉人多稱爲二先生而不名，與予同籍隸湖北安陸，予生也晚，初識先生之時，先生久已飛騰爲政要，甚至將爲歷史人物。民國十二年予甫弱冠，留日歸來，道經天津。適前大總統黎元洪，再度被北洋直系擁戴復職，正在醞釀之際，奉先兄仲劍之命，順道督謁黎總統，並囑先見陳宦先生爲之先容，是爲相識之始。時陳宦先生年近五旬，慈祥平易，謙冲健談，使人

望之樂於親近，如坐春風。此後三年時相過從，遇有新知疑難，常承下問，予自審舊學略窺門徑，然倘非久親陳宦先生教益，亦不克臻此。陳先生不以貴勢驕人，齒尊慢客，能使人心悅誠服，忘年攀交，實非始料之所及。

寒門秀才人間冷暖

予少小離鄉，本不知陳宦先生身世，自相識後，陳先生常喜於風雨之夕，邀作爐邊敘舊，每於談話無意中流露其出身貧寒，遭人白眼輒思報復之故事，述之足以激勵青年發奮自強。

陳宦先生幼年喪父，生計艱難，賴母徐太夫人以紡織撫育成人，母生三子，陳先生居次，長兄治堂經紀棉業，獲利微薄，陳先生少懷大志，以苦讀擷芹入泮，於欣慰之餘，而煩惱之事，隨之而生，蓋凡應試中秀才者，照例應繳納謁見主考及儒學教諭之贄敬禮，約需銀三十兩，母子三人苦籌應付，實因家徒四壁，無可爲計，不得已告貸於族中殷實富戶，不意告貸不着，反遭白眼，陳宦先

生從此始悟古諺：「流自己的汗，食自己的飯，靠天靠人，不算好漢」爲至理名言，更益奮發圖強，志在四方，不以秀才老死鄉里爲滿足，以後騰達，皆由受斯挫折有以成之。陳家爲當時湖北安陸縣陳、李、張、劉四大巨族之首，戶衆丁多，顯宦輩出，此次拒助陳宦先生，貌若寡情，亦未始非激勸之方，寓玉成於激刺之中。而陳宦先生少年氣盛，不免流於偏激，待人處世，時懷報復之心，一面不惜千金報德，令人贊揚，另一面雖非睚眦必報而心存芥蒂，難以化解，使人莫測高深。

應考中秀才對於主考之贄敬，亦名院費，雖爲科舉時代之陋規，但不能不繳，陳宦先生既無法取助於族人，乃不得不求援於知交，就交情財力兩者俱備而言，當時陳先生心目中友人有四，即號稱四大名士之劉仲武、趙伯威、郭正侯、寇息亭等四位先生，俱係飽學碩德，望重鄉里。陳先生初意在求四人分擔，乃先訪郭正侯，適值郭下鄉收租未遇，次訪寇息亭，而寇表示稍有難色，最後往訪劉仲武時，陳先生心情沮喪，未存奢望，不料劉仲武聞悉後，竟慨然一力承擔，以



民初倒袁之役舉足輕重，袁死苦心策劃三角同盟的陳宦先生。

免另求他人，使陳宦書出望外，自誓倘不予酬報，不足爲人。當陳宦先生攜銀返家之時，而趙伯威得悉陳宦籌款困難，不待求而先送銀十兩，留置其家，於是母子三人愁眉盡展，慶幸文章有價，功名第一關之秀才中試亦有落入寒門之時。陳宦先生此時更增心理上之負荷，即如何恩則重酬，怨亦不忘薄施，以爲揚眉吐氣之表徵。

此後二十餘年，陳宦先生風雲際會，數歷中外，位躋封疆，其所以報施劉仲武、趙伯威、郭正侯、寇息亭四先生者，舉凡殷勤接待，謙沖應對，慷慨週轉甚至內眷過從之彬彬有禮，莫不一視同仁，毫無厚薄輕重之分，而對事業方面之贊助，於劉趙兩先生則不待求而先事安排，均出兩先生望外，但對郭寇兩先生，則必待求而後爲，且均適可而止。此種差別，不僅局外人無從辨別，即當事人亦被蒙混，遇有奢望不遂，亦只有自嘆命薄而已。當時實際掌握郭寇兩先生窮通命運關鍵之陳宦先生，似不應以貧困時受施之大小有無，爲權衡答報之標準，直至以後失勢爲止，雖不忘陸續補報，惜爲時已晚，力不從心。

### 一飯千金廉介自持

陳宦先生於秀才中試後，立即進入漢東書院，更加勤奮攻讀，求爲廩生，以助膏火之需，時值除夕，因無力購辦年貨敬神祭祖，自愧愧對老母，乃決計逃避現實，夜宿書院，不願回家，此時院中同窗，俱已回家度歲，寂無一人，陳宦先生燈下形影相弔，百感交集，無以排遣，乃集句爲聯，張貼室外，聯曰：「再窮無非討口；不死總要出頭」，此時枵腹難支，隱几假寐，忽聞爆

竹一聲，歲序更新，正欲振衣回家爲老母賀年，突見書院羅姓門衛，手捧豐盛香熱之酒肴入室，爲之稱觴祝歲，並親爲斟奉，表示誠敬，陳宦先生正感饑寒交迫，不暇答禮，乃先接杯痛飲，藉以驅逐寒氣，繼則狼吞虎嚥，不片刻而盡棄人之量，猶見羅役侍側奉茶，備致殷勤，人處困苦之際，最易感受恩怨之激動，陳宦先生並非天性涼薄之輩，此情此景永銘心中，十數年後，陳宦先生追隨東三省總督錫良出關任第二十鎮統制，憶及一飯之恩，特電託安陸縣令派人護送羅役赴其任所養老，不幸羅役已死，又改迎其長嗣，視若子姪，備極優待，徒因羅子思家，乃厚贈紋銀三百兩，（約值湖北官錢局制錢一千串）派心腹牙將，沿途護送到家後，又攜其親筆函件，請求安陸縣令代爲洽購約值市價兩千串，而由縣令居間，實付銀三百兩，即可成交之田產，以爲報答，此事曾經多方求證，信而有徵，鄉里久經傳爲美談。

陳宦先生爲秀才時期，因屢次歲試成績優異，順利取得廩生、拔貢，成爲邑中聞人，惟賦性不羈，好鳴不平，尤喜舞文弄墨，譏刺貪官污吏，玩弄土豪劣紳，守令惡其藐視官府有傷威信，土劣忌其目無尊長，阻擋財路，設非陳姓爲邑中巨族，又兼陳宦先生遠房族祖陳學芬正任學部尚書，陳宦先生雖不恃爲奧援，而意圖報復者，則不得不投鼠忌器，雖恨之刺骨而莫敢如何。陳宦先生聰明過人，早知鄉邦並非樂土，且男兒志在四方，亦不甘長此蟄居，老大無聞，徒因母老家貧，不忍遠離。正在躊躇莫決之時，其族祖陳學芬奉旨還鄉修祠祭祖，陳宦先生除在陳氏宗祠內隨衆見

禮外，並未親至叔祖私邸謁候，已屬失禮，迨族祖致贈頗爲豐厚之「族敬」銀時，陳宦先生見其封面所書「敬老憐貧」四字，傷其自尊，堅拒不受，並在封面後批復：「家雖貧而不受人憐，母雖老而分屬晚輩不敢當敬，謹此壁謝」，頗爲不遜，願族祖齒尊量大，概置不究，且認陳宦玩世不恭爲狂狷，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凡屬不滿現狀或鬱抑不得志之時，賢者不免流於狂狷，何忍加責此自幼喪父之孫輩，陳宦先生聞悉斯言，知係叔祖因才施教，借事感化，於是感激涕零，撤除向對族人之心中藩籬。立誓從此折節下士，謙卑自牧，不再恃才傲物，予人難堪。旋經其族祖再三敦促，始允隨同赴京，進入收容八旗子弟之南學爲書記，半工半讀以待鄉試，乃志在循科考正途出身，不願依賴族祖權勢或捐獻以求倖進。

### 庚子之亂危城救星

陳宦先生入京之次年，歲次庚子，即西曆一千九百年，值義和團之亂，招致八國聯軍，攻陷北京，禍首西太后，如喪家之犬先逃，百官繼之，北京頓陷無政府狀態，時錫良爲九門提督，亦已放棄職守，隱避觀望，聽任所部官兵四散奔逃，惶惶無主，陳宦先生目擊心傷，亟思用之以救身陷危城之苦難官民，逃離虎口，幸在南學結交錫良之子錫方，雖不學而有血性，胸無城府，豪邁過人，素爲其父部屬愛重，尊爲小軍門，陳宦先生亦悅其坦誠，彼亦敬佩陳宦深沈邃密之學養。互相傾倒，情逾骨肉，陳宦乃說服錫方散財解囊收容其父舊部百餘人，組織義勇服務隊，擁錫方爲

隊長，陳宦為提調，隊以下分十小隊以為服務單位，每隊十人，選機警，誠實者為隊長，專任救護尚在危城之官民，並沿途護送至安全地帶為止，以小隊在城內護送，其餘在城外接應，錫方與陳宦在近畿隱蔽之處，居中聯絡指揮，雖不收護送費，而官商感激之餘，自動給與之犒賞，尙足維持薪餉而有餘，是時僅少數王公大臣已隨帝后先逃，尙有多數滿漢顯宦及紳商軍民，坐困危城，留則朝不保夕，行亦安危難測，正處進退維谷無計可施之際，賴有此種服務隊適時組織成功，在百餘日之內，使數約萬戶之官民，順利逃離險境，得慶更生，即陳宦族祖及錫良，並其多數親朋同寅僚屬，亦均賴此組織先後逃往西安行宮，莫不同聲感佩錫氏父子救助之德，任事之勇，即西太后亦微有所聞，頻加贊賞，若此事論功行賞，陳宦應為首功，自經始以至蒞事，策劃運籌，煞費苦心，惟陳宦自認牛刀小試，為所當為，且因人成事，居功跡近淺薄，故當面對錫氏父子，絕口不提此事，但錫良內心既欣賞陳宦文武兼資，胆識過人，尤愛其宅心忠厚，不自矜伐，用是自省反有掠美之嫌，愧對此與愛子交稱莫逆之青年才俊，乃決計延聘陳宦入幕，禮若上賓，言聽計從。西太后回鑾後，任錫良為山東巡撫，接替袁世凱，此後十年由魯撫一再調任為雲貴、四川、東三省總督，陳宦隨其歷練宦海，無役不從，水漲船高，最後累官二十鎮統制，威震關東，雖曰時勢造英雄，設無真才實學，焉能歷經長期考驗，光芒愈益煥發？

### 錫良拔擢黃興推荐

陳宦先生最為受社會疵議者為擁袁（世凱），其實陳宦擁袁為總統，則係出自心願，至擁袁稱帝，雖為袁之心腹如段祺瑞、馮國璋尙且有所不為，而謂非其心腹如陳宦先生者，甘願違背潮流擁袁叛國稱帝，顯非情理之常，其中不無懷疑之點，予久思伺機請陳宦先生解釋，而懼觸其忌諱，導致不歡，不料當予借題討論當時（民國十二年春）已被曹（錕）、吳（佩孚）擁護復職之黎大總統與袁世凱之關係時，陳宦先生立即莞爾笑曰：何不改為討論區區與袁世凱之關係，陳宦先生此言，不僅令予喜出望外，更深佩其善與人交，屈己從人之雅量。

陳宦先生以拔貢受知於錫良，追隨十餘年，歷經山東、雲貴、四川、東三省，凡屬各該省建立新軍業務，自策劃以至成軍，訓練、輔導、指揮均委由陳宦，以營務處或督練公所總辦名義負全權處理，視省之大小饒瘠而定養兵之多寡，例如雲貴貧瘠則建軍一協（旅），四川富庶則成一鎮（師）且彈精竭慮為之選將置帥，務使適才適任，故西南各省之新軍首領：如雲南之唐（繼堯）、蔡（錕）、羅（佩金），四川之熊（克武）、鄧（錫侯）、劉（文輝、劉湘）。均與陳宦先生有深厚之淵源，職是之故。直至錫良移督東三省。陳宦先生始直接統軍任二十鎮統制，軍中亦有兩人聲名藉藉者，一為與吳祿貞齊名之革命元勳藍天蔚，時任二十鎮協統；一為基督將軍馮玉祥時為弁目，受知於陳宦先生。提升為牙將，故

陳宦在清末雖曾為統兵大員，但與以小站練兵起家掌握北洋六鎮實力之袁世凱，毫無關係，宣統

元年袁世凱被載灃放逐回鄉韜光養晦，翌年陳宦亦因按規定新軍鎮協部隊長，必須正式軍官出身，而將第二十鎮統制交與張紹曾接替，後隱居天津，以待時機，斯際與退隱滬上，表面憂讒畏譏，實則亟思蠢動之袁世凱，亦無任何聯絡。

辛亥武昌起義，袁世凱用兩面投機方式。由臨時總統而正式總統，初則為表示與國民黨合作，曾先後電迎 孫中山先生及黃興北上共商國是。先兄伯釗以舉人留日士官第五期，參加同盟會，贊襄 中山先生策劃革命，民元 中山先生就職臨時大總統時，任總統府秘書。黃克強為南京留守時，伯釗任留守府參謀處長，用是孫黃先後赴京，均邀先兄伯釗同往贊助，陳宦在報端閱悉先兄行踪，立即赴京就商其個人去處，時藍天蔚在座，建議三人同謁黃興先生，不料黃興先生愛才若渴，一見如故。認陳宦儒而知兵，可位之中樞運籌帷幄；人情練達，可為協調南北合作之最佳人選，允向袁世凱鼎力推介，袁亦久仰陳宦平正通達，兼為交歡黃興先生。立即用為參謀本部次長兼代部務，時參謀總長為黎元洪副總統兼任，徒擁虛名，未嘗視事，遇有緊要公事均係直接秉承袁世凱之意旨處理。而陳宦先生謀斷兼擅，極為袁所器重，凡關軍國機要，幾無不咨諏而後行，倚界之殷，並駕馭段，故在局外人之心目中，不免誤認陳宦為袁之心腹，其實深入研判，事不盡然。

### 與袁世凱蔡鐔關係

陳宦先生以傑出才華，為袁世凱借重，自審在革命以後，曾在長期徬徨中，咄咄書空，正恐

英雄無用武之地，今獲此遇合，理應感激圖報，並乘時發展抱負，為個人開拓事業前途，故在籌安會尚未成立，袁世凱叛跡未露之前，曾多方設謀定計為袁經營四方，以促進中國之真正統一，民國三年袁世凱已改國務院為政事堂，任徐世昌為國務卿，段祺瑞為陸軍總長，陳宦先生以參謀次長代理部務，時人稱為三巨頭。每週二、五必參加袁所主持之公府小型國務會議，凡屬軍國大事，俱經斯會決而後行，但在會議中徐世昌老奸巨滑，遇事在未理解袁世凱意旨以前，從不輕易發言，段祺瑞個性沉默，非其主管業務，向不置喙，惟陳宦先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且在開會以前，曾作充分準備，雖言多而中肯，遇有疑難問題，往往抒其急智，片言立斷，尤可貴者陳宦先生文筆犀利而快速，凡屬應爭取時效之要公，常能根據甫經決議之要旨，即席擬具命令或辦法，而送袁世凱判可，立即施行，似此身兼設計、執行而又包辦總長以至秘書業務，表現霸氣縱橫，乾淨俐落，在陳宦先生認為感激圖報，理所當然，在袁世凱久處北洋暮氣深沉之環境中有如石破天驚，欣賞贊佩，溢於言表，而在一同出席之徐、段兩人，未免相形見絀，由羨而嫉妒，不僅退有後言，常於袁前媒孽其短，且在袁死後，段徐相繼執政時，對陳宦先生冷落異常，則均非始料之所及。

民國四年二月中旬蔡鐸忽夜訪陳宦先生，告以根據種種跡象顯示袁已蓄意竊國改制，并徵露其與袁談話時知袁有意借重陳宦先生出鎮西南，時距籌安會成立尚早半年，蔡鐸即已察覺奸謀，其所以轉告陳宦，旨在藉報行將外住之喜訊，就便試探意旨，當時陳宦雖神色不露，使蔡莫測高深，但內心認為袁世凱身為民國總統，既經宣誓效忠共和，不應罔顧信義，叛國改制，若一意孤行，外必誘發民黨第三次革命，內亦引起眾叛親離，自願既為民國總長級首長，且曾蒙黃興推重，轉介袁世凱，相約通力合作，維護民國，雖因黃興先生赴美無法聯絡，但言猶在耳，未可負心，縱無力公開反對帝制，最低限度，亦應效法黎元洪副總統暗中消極抵抗，決不助紂為虐，於是密陳黎元洪，建立此種默契，自難為外人道。顧北京為是非之地，必須設法早日遠離，始能擺脫袁世凱父子及其左右之邪惡糾纏，而在尚未成行以前，又仍需虛與委蛇，不露聲色，甚至倍效忠勤，取得信任，此際陳宦先生處境之艱，應付之難，用心之苦，可謂一言難盡，而啓人疑竇，召致誤會，亦因是而更趨嚴重，所幸峯迴路轉，機運重臨，使陳宦先生逃離魔掌，有如水到渠成，了無牽強，時袁世凱檢討大局，認為我國中原及長江各省，均已佈滿爪牙，納入勢力範圍，惟西南川滇黔及珠江一帶，尚無控制把握，亟應預為佈置，以策安全，夙知陳宦先生曾於清末久任西南各省高級軍職，當時各該省軍政首長，非其部屬即為同寅，乃任陳宦為四川將軍兼巡按使，率領北洋精銳部隊三旅入川，可自選旅長，以便指揮靈活，旨在以四川為根據地，幅射西南各省，經營部署，納為己用，陳宦首即選中早年為二十鎮牙將當時為旅長之馮玉祥，次為曲同豐、烏禎祥兩旅，此為北洋部隊入川之始。

### 擁袁反袁各有宗旨

局勢發展，已屆陳宦由擁袁演變為反袁之關鍵階段，茲分兩面說明：一、袁世凱調任陳宦掌理四川軍政，並用以促進西南各省服從北京命令，陳宦志大才高，人地相宜，自亦願效馳驅，以展抱負，無奈袁世凱別有用心，僅在用其為屏障西南之工具，鎮懾反側，剷除異己，對於有實力者脅之以兵力，有聲望者，餌之以利祿，騎牆中立者，誘之以甘言，均授以全權，以收運用存乎一心之妙，而終極目的則係為其順利進行帝制鋪路，但作偽心虛，從不坦誠相告，陳宦亦不敢明知故問，觸其所忌，昔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其先莫不諱莫如深，必待時機成熟，偽裝天與人歸，效顰曹丕篡漢三辭三讓而後受，此種鬼域伎倆，袁世凱用以對馮國璋，今竟施之於陳宦先生。二、陳宦先生擁袁世凱為總統，出自至誠，理由有三：(1)自國民黨癸丑二次革命失敗後，陳宦誤認袁世凱為中國之重心，為促進統一，解救民生，爭取國際地位，宜助一臂之力。(2)袁世凱不學而有術，在用人之際，尚能謙恭下士，收服人心，尤對新進合作之蔡鐸、陳宦等，禮遇有加，不為讒言所間。(3)陳宦曾在錫良戎幕，兼掌兵符，惜局面較小，未能盡量施展長才，今遇袁世凱，入為總長，出為將軍，宏猷大展，不無知遇之感。故在入川以前，曾經開精竭慮，矢忠矢勤，以圖報答。至反對帝制之主要原因有三：一、民國既慶成立，舉國傾向共和，且甫經奠定統一之基，並獲國際承認，豈可任意改制，自召禍亂，君子愛人以德，不

忍苟同附和，陷於不義。二、陳宦入川以後，屢思迎養老母，袁世凱時藉口蜀道艱難，恐老人不勝跋涉；或以時局不靖，傳諭從緩，意在留爲人質，脅其無條件服從命令，但陳宦事母至孝，更不願陷老母於政治紛爭漩渦，曾以去就力爭，始遂迎養之願，自是啓袁疑竇，猜忌日生，互不信任，雖袁世凱爲投鼠忌器，不敢臨敵易將，而陳宦亦早有備以防此突變，於是相互激盪，逼上反袁之路，非意外。三、民國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蔡錕起義討袁。一面率師入川，一面遣使密與陳宦聯絡，陳宦乃密告來使：蔡錕願爲陳涉，予非章邯，討袁成敗，繫於鼓動風潮，造成時勢，不在力征，夙知雲南貧瘠，勞師遠征，決難持久，所幸天下仁人志士，不分黨派，南北爲反袁護國，畢集昆明，就中以屢爲袁所隲騙之進步黨領袖梁啟超及二次革命湖口起義元勳李烈鈞，號召力最大，亟宜分使四方，發動各省響應，造成媲美武昌起義時咄咄逼人之聲勢，此外馮國璋段祺瑞雖爲袁世凱心腹，但擁袁爲總統則可，擁袁稱帝則心有不甘，蓋總統出缺或任期屆滿，彼等自料尚有逐鹿之希望，一旦稱帝，則永爲袁氏之家奴，尤不滿袁克定態度倨傲，襲位以後，彼等將不免爲韓彭第二。此中利害得失，彼等久經權衡，成竹在胸，倘能敦請梁啟超設法聯絡以爲內應，不啻予袁致命打擊，此即辛亥年袁世凱授意段祺瑞，電逼清廷退位，所謂中央突破之戰略，今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必能促其覺悟，知難而退，予誓承乏現職，居中緩衝，一面仍與袁世凱虛與委蛇，阻其另派大員率師入川助戰，昔王猛

尙知以秦存晉，予豈不能暗中以川衛滇，一面僞裝動員抗拒滇軍以造成相持不下之局勢掩人耳目，非到最後關頭，不必劇露真相，但一經暴露，必使其猝不及防，應聲立倒，此中奧妙，蔡錕已即知即行，唯僅一半，下餘一半，交予接棒，倘納芻蕘，蔡錕必爲黎元洪第二。非若陳涉助人成事而未身嘗勝利果實。

### 馮玉祥險些誤大事

蔡錕陳宦兩人之間默契，在陳宦方面，惟其參謀長劉杏邨（馮玉祥任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總司令時參謀長劉驥之胞兄）與聞秘密，並代表陳宦與蔡錕聯絡，馮玉祥不知，蔡錕方面惟唐繼堯及蔡錕密使鄧文瑗（廣東名士，藍天蔚岳父，與上海李梅庵齊名之大書法家）知之，蔡之部將亦鮮與聞，時袁世凱屢催陳宦採取主動，迅以優勢川軍，消滅入川餉械兩缺之滇軍，陳宦均設辭搪塞，卒因曠日持久袁不能耐，加派曹錕率師入川增援，但曹錕既有馮國璋密諭，暫行觀望又曾與陳宦義結金蘭，屢接其密電，力阻前進，於是亦借故延緩。似此以川省掩護雲南安全，俾其爭取時間，從容策劃西南各省響應，卒抵於成，皆陳宦經始於先，苦撐於後之力。惜馮玉祥不知蔡、陳默契，竟以識時務俊傑自居，忽自前防撤兵一部，意在藉此劫持陳宦，宣佈討袁，事爲劉杏邨偵知，乃急赴前防，阻馮繼續撤軍，並告以陳蔡之間默契，及根據默契雙方部署經過，勸馮同赴成都，面向陳宦請罪，而由劉杏邨擔保其生命安全，馮雖畏罪踟躕，而與劉杏邨交誼素厚，並知其擔保信而有力，始隨劉同謁陳宦，陳宦於聽取報告

後，一言未發，立即攜二人之手同入密室，陳宦首問馮玉祥：今日之事，如果異地以觀，汝將作何處置，馮始跪地痛哭，自數其罪，自掌其頰，劉杏邨復從旁代爲申述馮玉祥悔過之誠，不無可原，畏罪之深，不無可憫，丁茲艱難時會，三軍易得，一將難求，亦晚懇予以自新機會，准其帶罪立功，於是陳宦從容面諭馮玉祥：汝自二十鎮相隨，分爲部屬，情逾骨肉，此次奉命入川，予即指名索汝同行，寄以心腹，寵冠三軍，今竟倒戈相向，實出意外，設非劉參謀長機動制止，幾誤大事，縱繩汝於法，何補於事。方今天下滔滔，國事如麻，凡屬戶負才智，率思不擇手段，乘時燥進，捕捉機會，不足足怪，惟汝分屬軍人，又與予私交至厚，豈可「顧法紀與道德，擅自軌外行動，姑念良知未盡喪失，尙能自承錯誤，以求寬赦，可免予處分，惟須汝親書悔過書，由劉參謀長背書保證，永不再犯，且此事惟你、我及劉參謀長三人共知，勿再洩漏。至是馮玉祥喜出望外，立即當面親書如下悔過書：「此次擅自撤兵，罪該萬死，荷蒙赦宥，自當永矢弗忘將軍天覆地載之恩，帶罪圖功，至死不渝，謹呈將軍陳。立悔過書人馮玉祥，民國五年三月二十日」等字樣。陳宦見其文字清順，大非昔比，足見尙能以身作則，推行軍中進修，不覺怒氣全消，復假以辭色，留其共飯，並勸以爲將必須修德立誠之道。馮玉祥於民國十三年冬直奉二次大戰時發動政變回師北京，推倒曹（錕）吳（佩孚），即有倒戈將軍之稱，時人多誤認爲係第一次倒戈，其實首次係在四川，而爲陳宦恩威並用，中途制止，未釀大患。

## 倒袁之役舉足輕重

迨馮玉祥返防，陳宦即與劉杏邨檢討時局，認爲自護國軍起義後全國輿論一致聲討袁世凱竊國稱帝，並揭穿籌安會之鼓吹帝制，參政院之推戴，各省之勸進，統由袁世凱授意指使，本屬自吹、自推、自勸，而僞託民意以欺國人，騙親信，其結果欺人者人亦欺之。負人者人亦負之，在衆叛之後，繼之以親信如馮段等亦表示離棄拒不合作，袁世凱始於民國五年三月廿二日撤銷帝制，而尤圖戀棧總統職位，其所以恃以作最後掙扎之憑藉者，陳宦爲其西南屏障尙屹立無恙，雖有滇黔之變，袁初未視爲心腹大患，陳宦檢討至此，瞿然心驚，蓋當時民國之存亡，繫於袁世凱之去留，而袁世凱之去留，又繫於陳宦態度之擁護，但擁護則爲國家之罪人，反之則不啻再造民國，既無負於黃興先生之推重，兼可表明心跡於天下，於是毅然決然於民國五年五月廿二日通電四川獨立並逕電袁世凱斷絕個人關係。袁世凱閱悉之後，如飲狂泉，立即變寄望爲失望，變掙扎爲萎縮，始知大勢已去，憂忿交加，病僅半月，於六月六日羞憤以亡。此一代表政治魔術家，不學而有術，處天下分崩之時，以作僞爲天下倡，視自私自利爲當然，以投機取巧爲得計，不惜欺君、罔上、背師、賣友，自以一世之雄，人莫與京，孰知以詐欺起家者，仍以詐欺自取滅亡，可不懼哉！

## 苦心策劃三角同盟

袁世凱死後，由黎副總統依法繼任大總統，陳宦旋亦辭職離川，原因有三：一、爲避功讓賢

，力薦蔡鍔繼其後任。二、前統率北洋部隊入川，開罪川人，解鈴繫鈴，自仍由彼帶出爲佳。三、此次爲維護民國通電獨立，僅欲逼袁知難而退，不料因是而置之死地，揆之私交，不無內疚。雖黎大總統念其倒袁有功，調任督湘以爲酬庸，亦堅辭不就。於是長年隱居京津，閉門思過，淡泊自守，不思進取，惟馮玉祥知其居官清廉，生活艱窘，尙知感恩圖報，時予接濟，陳宦却之不恭，而受之有愧，乃與約法三章：一、平日非至三餐不繼，決不接受。二、非歲尾年初，百債臨門不接受。三、銀數逾千者不接受。馮玉祥服其固窮美德，遵守上述三約，勝於曩在軍中服從軍令。

民國十三年一月孫中山先生召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於廣州，其目的首在重振革命精神，一方面必須打倒軍閥，一方面尤須驅除支撥軍閥作惡之帝國主義。故對外主張廢除不平等條約，爲全國人民謀一生路；對內主張召集國民會議，以謀中國之統一與建設，上項消息自日本電訊傳出，由于編輯，在天津益世報發表，惟大會宣言，係以打倒軍閥爲主題，自不便刊載，時予任外交部特派直隸交涉員公署日文祕書，交涉員爲熊天豪先生，兼任益世報社長，用是邀予兼該報編輯，當即攜陳上項電訊全部資料供陳宦先生研討時局之參考，因陳宦先生無心問世，而極關心國家前途，熱望南北早日統一，開始建設，既不滿曹錕之賄選，玷辱國格。尤反對吳佩孚武力統一政策，在其再統一之構想中，第一希望孫中山先生早日奠定兩粵，用爲北伐根據地，號召南方革命英豪，會師武漢，飲馬長江，然後由彼說服以

三造共和自命之段祺瑞，糾合北方實力派響應，共同推倒曹吳，合謀統一建設，厚植國力，團結對外。蓋段祺瑞自民國九年直皖戰爭失敗，退隱天津，久靜思動，並曾檢討失敗，源於剛愎自用，妄自尊大，親小人，遠君子，於是修改作風，尊賢禮士，博訪周諮，暫時疏遠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梁（鴻志）之流，而尊禮陳宦、許世英、葉恭綽、汪大燮等爲上賓，企圖東山再起，夙知陳宦有恩於馮玉祥，交往甚密，而馮玉祥雖名隸直系，頗受吳佩孚排擠，民國十一年，第一次直奉戰後，馮玉祥出任河南督軍，因見惡於虎視洛陽之吳佩孚，密請黎大總統調爲陸軍檢閱使，奪其實權，削其餉糧，馮玉祥早懷怨恨，其後馮玉祥驅逐黎大總統，爲曹錕賄選鋪路，仍未獲得地盤，馮益不平，陳宦雖同情其境遇，而懼其衝動憤事，一再婉勸其堅忍待時，並允於必要時爲其借籌代籌，馮玉祥獲此默契，始能力持鎮靜，安心在南宛動訓部隊，並好整以暇，敦聘黃郛常至軍中講演，黃郛即以所著：「歐戰之教訓與中國之將來」爲題材，訓練馮部愛國家、愛人民、明大義、守紀律，馮玉祥亦隨班靜聽，頗有心得，其效果表現於守紀律一點，最爲顯著，例如民國十三年冬馮玉祥發動政變，回師北京，部隊係在深夜入城，秋毫無犯，一夕之間，軍警異岡，市民尙無警覺，迨民國十五年撤軍南口亦然，論者謂馮玉祥之人品心術，姑置不論，僅就其治軍尙知嚴明紀律，不無可取，且在軍中飲食起居，與士卒同甘共苦，雖被譏爲作僞，而能習以爲常，持之以恆，亦屬難能可貴。

當予攜陳國民黨第一次大會宣言供陳宦先生研討大局時，即蓄意介紹 國父思想及世界新知，以助其端正從事政治活動之趨向，並盡量蒐集報社與私人祕存之 國父著作，供其閱讀，陳宦先生智慧過人，甫經兩月，竟能提出下列有關政治經濟學術上之名辭與內涵，有所質疑，命予解答：

一、何謂帝國主義？美國既屬民主共和國，其與帝國有何區別？何以亦被指為帝國主義？

二、民主政治與中國固有之民本、民貴觀念，有何區別？

三、資本與資本主義有何區別？

四、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不同之點，可否用一言以蔽之方式扼要解答？

五、現在中國百廢待舉，正須講求發展資本，何以 中山先生主張節制資本？如何節制？

六、南方喜談革命，北方厭聞革命，革命一詞，源於易經「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一語，歷代鼎革之際，率用流血暴動手段發動政變，可云革命，何以屬於經濟領域內之改進生產方法，亦冠以革命字樣，定名為產業革命，亦號為不流血革命，豈西人亦以革命為時髦，濫用名詞？現中外學者甚至以產業革命發生之遲早及程度之深淺為區分一國富強貧弱與文野之標準，其理安在？

予當即就上列各題，作畫龍點睛式扼要說明，由於陳宦先生天份高，悟性強，確能舉一以知十，不僅疑難解盡，益增其繼續研究興趣，予亦因在相互辯駁之際，多所承教與啟發。尤足稱者，兩月以前，陳宦先生尚不能首肯 國父之革命

思想與偉大人格，連同其所著三民主義、建國方略、建國大綱，已深入廣大智識青年之腦海，奉為救國建國之導師與藍本，今則深佩 國父知難行易之學說，其言曰：中山先生倡導知難行易之說，因國人習聞傳說「知之非艱行之維艱」，短期間自難接受，故不惜辭費，多方舉例證明，倘或有幸遇見 中山先生，定請其舉我為佐證，因我今在黨外擁護三民主義，即係先下過一番研究功夫後，油然而生信仰，此後遇有機會，並願現身說法，以廣流傳。予至是始覺與陳宦先生心靈相通，並深自慶幸年齡上之懸殊，尚未影響思想上以心傳心之契合也。

### 對段祺瑞三點畫策

民國十三年前後，曹錕自賄選總統成功，驕矜自大，吳佩孚更因先後戰勝皖、奉兩系，氣焰逼人，竟視段祺瑞為手下敗將，尸居餘氣，不足齒數，段不能堪，乃請求陳宦先生為其策劃報復，陳宦亦思藉此撮合南北統一，以遂平生之願，時段祺瑞自民國十二年蘇浙戰爭盧永祥失敗後，皖系實力喪失殆盡，在其心目中惟有依恃陳宦先生足智多謀，設法製造於彼有利之局勢，俾便重操政柄，更欲借重陳宦先生運用其多年苦心培植維護之馮玉祥實力，以為後盾，於是陳宦先生乃坦陳其蓄之已久，差可媲美諸葛隆中對之高見三點：一、今天下又復三分，曹錕竊據中央，吳佩孚任直魯豫巡閱使，虎視洛陽，為其羽翼，聲勢最強，但樹敵太多，內部亦極不穩，吾儕可伺機予以分化，運用中央突破戰略，攻其不備，乘其土崩瓦解，

大局未定之際，段祺瑞以三造共和及北洋元老之聲望，取而代之，並用誠摯純潔之心理準備，公告天下，以和平統一救國濟民為鵠的，以民意為依歸，一面糾合各方志同道合之賢豪，共商國是，則進可措國家於統一，退亦將留令譽於歷史。二、中山先生現已平定兩粵，提兵北伐，憑其偉大人格、革命思想及創建民國之光榮歷史，早已為廣大智識青年所崇拜，吾人不僅應結為外援，共同討曹，更應虛心研探其救國建國之方略，以奠國家長治久安之基，現事不宜遲，未知可否敦請許世英赴粵，面謁 中山先生，密陳聯合討曹大計，並盡量徵求其淑世匡時之卓見，以備參考。三、張作霖自民國十一年直奉戰爭失敗後，退處關外，自任東三省保安總司令，雖號稱保境安民，其實頃刻不忘滌雪前恥，現直奉雙方俱已劍拔弩張，軍事衝突，勢不在遠，亟應密派親信安人前往聯絡，共結盟約，一致討曹，未知可否指派吳光新（段祺瑞妹夫）出關，與張作霖面商一切，並請吳光新常駐瀋陽，隨時留意對方軍事行動，立即密報，以便適時配合，俾免貽誤。

陳宦先生以上三點策劃，均為段祺瑞欣然採納，隨即密遣許世英，吳光新分赴廣州瀋陽洽訂盟約，此即世稱三角軍事同盟之概略也。民國十二年冬直奉雙方動員，吳佩孚任討奉總司令，竟在北平南海懷仁堂高坐堂皇，效平劇點將式，任馮玉祥為第三路總指揮，沿京張鐵路繞承德進攻奉軍之側，吳佩孚自率大軍沿京奉路出山海關正面迎敵，於是陳宦召馮玉祥密授方略，乘吳佩孚正面作戰十分緊張之際，回師北京，改組政府，

廢曹錕而擁段祺瑞為過渡，屆時電迎。中山先生北上，共謀統一建國大計，並告以報復個人恩怨事小，促成國家統一建國事大，此次計助回師，並非長人之惡，亦不欲從中漁利，實係於閱讀中山先生所著有關救國、建國之革命主義，受其感召，亟思竭盡愚衷，從旁協助，以表區區景仰之微忱而已，隨即面交段祺瑞致馮玉祥手書，表示回師之謀，有段祺瑞撐持，毋須徘徊瞻顧。

### 不隨流俗克保晚節

曹吳既倒，由馮玉祥、張作霖於黃郛攝閣之後，共擁段祺瑞為臨時執政，由許世英組閣，不料權力使人惡化，段祺瑞故態復萌，剛愎自用，雖電迎孫中山先生，而拒其開國民會議之主張，擅自獨斷獨行，召開善後會議，其組成份子，率皆失意政客與無知軍人，顯違南北合作共商統一建國之初意，陳宦極表不滿，既婉拒許世英，邀其入閣任陸軍總長於先，復力辭段祺瑞挽其接替蕭耀南督鄂於後，僅允接受執政政府參政名義，不過表示君子不為己甚而已。翌年，孫中山先生逝世北京，國民黨旅京同志及全國智識青年在中央公園（十六年改名中山公園）集會追悼，邀段祺瑞主祭，而段祺瑞託辭足疾，不欲與祭，經陳宦力爭無效，至是陳宦先生始覺前者助其再起，本係出乎與人為善之一念，今竟變為助長其惡，誓不再為之設謀定計，以示決絕。

自是以後陳宦先生自我檢討，深覺由於望治之心太切，又有一腔與人為善之赤忱，用是不免捲入政治漩渦，擔當帷幄運籌之任不惜嘔心瀝血

竭盡才智，求於國家有補，但結果往往被野心人家所利用，無益於國，召誘於身，乃決長期退隱，不再為人作嫁，生活雖苦，心境恬適，頗能自得其樂。惟自抗戰發生，平、津淪陷，漢奸竊動，多係段祺瑞舊日僚屬，不甘獨為小人，常來遊說拖人下水，甚或恣意侮虐，親來勸駕，極盡威脅利誘之能事，陳宦先生心如止水，不為所動，其北平後門東不壓橋住宅距吳佩孚居處甚近，

二人乃盡棄前嫌，互相砥礪，共謀抗拒敵偽陷陣，保全清白，不辱晚節。陳宦先生直至抗戰勝利後，病逝北平，臨終雖明知身後蕭條，而猶以親見抗戰勝利為榮。論者謂當時北平羣魔亂舞，泰半北洋軍閥餘孽，段系顯要，而陳宦與吳佩孚獨能認清民族大義，珍惜羽毛堅貞自守，可謂大節不虧，縱有其他細行不修，僅此一端，即可掩蓋而有餘。

## 交通銀行

政府特許發展全國工商業  
交通銀行  
業務範圍  
增進社會大眾福祉

總行 地址：臺北市衡陽路九十一號  
電話：三三一三五六一一八號  
電報掛號：臺北六五二七  
TELEPHONE: 11341 21044  
CABLE: CHIAOTUNG CHAOTUNG

- 一、辦理中長期開發性放款、保證及有關配合性之短期授信。
- 二、發行金融債券。
- 三、收受各種存款。
- 四、參加創導性之投資。
- 五、輔導、協助授信與投資事業、改進生產技術與經營管理。
- 六、辦理證券之認購、承銷及保證。
- 七、辦理國內外匯兌及押匯。
- 八、辦理代客保管證券、票據與其他貴重物品。
- 九、其他經財政部核定或中央銀行特許辦理之業務。

分行

- 臺北市中山分行：臺北市中山北路二段二四一號
- 臺北市城中分行：臺北市長安東路一段二十三號
- 臺北市南門分行：臺北市中正路二二三號
- 臺北市高橋分行：臺北市高橋路七四號
- 臺南市南門分行：臺南市南門路四四號
- 臺南市高橋分行：臺南市高橋路七四號
- 臺南市大港分行：臺南市大港路四四號
- 臺南市三民路分行：臺南市三民路一段一九四號
- 臺南市新竹分行：臺南市新竹路二二三號
- 臺南市新竹分行：臺南市新竹路二二三號
- 臺南市新竹分行：臺南市新竹路二二三號
- 桃園市桃園分行：桃園市復興路一一五號